

Z 书影

“会心”处见文心

□ 钟 倩

我很喜欢汪曾祺的《鉴赏家》，画家季陶民与水果小贩叶三的交往，每个阶段读都会有不同的收获，贵在“赏味”。季陶民的画风善留白，“他的画是大写意，但总是笔意俱到，收拾得很干净，而且笔致疏朗”，其画如人，干净纯粹。我最心仪的是叶三的评画，譬如“紫藤里有风”“小老鼠上灯台”，让人极易联想到《警世通言》中的《俞伯牙摔琴谢知音》的描述，尽管他们的身份悬殊较大，却不影响“知音”的精神互照。当然，小说里蕴藉汪曾祺的“化境”，即艺术生活化、生活审美化、也从侧面流转出汪老“知音少，弦断有谁听”的深情呼告。

读臧文涛新书《会心集》（山东画报出版社），这不啻一本好玩又风雅的文艺“鉴赏集”，但又不仅限于艺术鉴赏，还有世道人心。他自称“大杂烩”，的确这本书内容较杂，涵盖六个互为关联的章节，“自搔短鬓秋风里”“谁种幽花细雨边”“万人丛中一握手”“一生襟抱向谁开”“风流旧仰先贤传”“明朝有意抱琴来”，每个章节的联句承上启下、风雅妙合，足以可见“杂”中错综有序，裨闾有力，愈“杂”方显眼界深阔，徐徐展开一幅斑斓多姿又生趣盎然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从前往后翻是“会心一笑”，自后向前看是“文心”峥嵘——集媒体人、策展人、美术评论家于一身的身份，本来就够“斜杠”，由“会心”到“文心”，看似是他在赏画、论书、品人生，实际上是向内深度求索，观照自我心灵。因此，所有外在的“评”与“赏”，都是灵魂的镜鉴，折射出的光洞察生命，烛照人性。

与文涛哥认识那会儿，我的文学创作刚起步。转眼十六七年过去了，从杆石桥到腊山河，从纸质投稿到电子阅读，有太多意想不到的变化，但始终没变的是读与写的挚爱。我每天看书读报，读报习惯从后往前翻，他的专栏《七日乱弹》“麻辣味”十足，后来的《艺周刊》“文艺范”浓郁，书画鉴赏我属“门外汉”，但他的前言、侧记、简评等，读起来有味道、力道、正道。能够切身感受到，从“文娱”到“文艺”的转身，虽一字之差，却是需要定力与学养，需要葆有静气与清气。难能可贵的是，他的“文心”依旧丰盈与葳蕤，既有平实的坚守，又不失灼灼锋芒。

我留心到，书中有两个高频词：“自洽”与“少年感”，他说是身边的艺术家，也是自己持守的价值观：“与其好高骛远，不如在身边找到乐趣，只要活得自洽，处处都是能安顿内心的桃源。”换句话说，看画、品书、做展，艺术媒介不同而已，异曲同工之处在于“化境”，画格、书格，皆是人格的外显。会心不远，却知音难求。他就像舞剧《只此青绿》中的展卷人，替观众看“第一眼”，肩负传承文化薪火的使命。

最是“会心”处见“文心”。文心是初心，是人心，是襟抱，何尝不是我们腕底汨汨流淌的那一个“情”字呢？至情至性也，谓文心。书中的文章驳杂，或精悍短小或娓娓道来，无论各路名家的花鸟画、人物画、水墨画，还是独具匠心的扇面画，他在对传统的回溯与对话中，理性客观把脉文艺生态，找到精神世界一剂“清凉剂”。譬如“捧得过高，总会有风险”“要多思考，给作品装上一个灵魂”“除了吹捧，就是泄愤，唯独缺少正常的、针对文本的建设性批评”，还有“大浪淘沙，留下的一定是去掉杂质之后最纯的东西”……

令我过目不忘的是两处鞭辟入里的比喻。一处是“艺术不是规规矩矩地排排坐吃果果，不需要人云亦云，而需要‘独持偏见，一意孤行’，需要‘出入六合，游乎九州，独往独来，是谓独有’，需要‘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’”，某种意义上说，现代人的精神症候群乃是太热闹、太功利，孤独得不够、诸多不耐烦；另一处是把艺术家比作奥运冠军，起初穿着“鲨鱼皮”泳衣，目的奔着获奖而去，慢慢地，变成花样游泳选手后变着法子讨好市场。再后来，功成名就后开始脱掉泳衣，在艺术之河里来一个潇洒的狗刨，不禁感叹，重归自由的感觉真好！这正是“返璞归真”的精髓要义，也是文艺发展的灵魂命脉：回归本真，回归自然。

书中有鉴赏，有心得，有批判，还有发人深思的“梨枣之间”——“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征，一味因循古人，如何饶当代人块垒？”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。关键在于“读书不辍”，这是做学问的基本功。他如是写道：没有创新的传承，最牛也不过是“克隆”。没有传承的创新，恐怕只能算“转基因”。我们经常说要守正创新，并非因循守旧，而是打牢传统的精神底子基础之上，才有可能旁逸斜出“野心”，“大张旗鼓”创新。小说家计文君在《曹雪芹的遗产》中打过一个比方：“那些被我们视为《红楼梦》小说艺术继承者的现当代小说，事实上却是红楼梦的‘不肖子’，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，而是指出一个事实，对于小说来说，原本就该‘不肖’，‘不肖’才会有新的可能性，陈陈相因意味着小说的死亡。”可以“不肖”，但绝不能“败家”，我想，这与作者的观点不谋而合。

近几年我对双年展、艺术展、小众个画展颇感兴趣，书中关于孙甘露《千里江山图》的批评、济南国际双年展的思考，李苦禅武术与绘画、柳子谷、关友声、于希宁、黑伯龙等济南艺术家不同角度的解读与品鉴，都令我情感共鸣和心理共振。文学家木心说过：“至于我自己，我仍然遵循福楼拜的忠告：呈现艺术，退隐艺术家。”看到作品背后有血有肉的大写的“人”，才是最动人的品鉴。

甲辰年冬月去开会，散会时从大楼里出来，寒风直灌脖子，猛然想起一幕场景：十多年前那个冬天，他带我去看话剧，我要得严严实实，从小剧场里出来，披着白蒙蒙的月光，就像走在雪地里，心里清亮如许。或许，“文心”一旦播种，就会衍生无限可能。生命与生命之间的遇合，似乎才刚刚开始呢。

甲辰年冬月去开会，散会时从大楼里出来，寒风直灌脖子，猛然想起一幕场景：十多年前那个冬天，他带我去看话剧，我要得严严实实，从小剧场里出来，披着白蒙蒙的月光，就像走在雪地里，心里清亮如许。或许，“文心”一旦播种，就会衍生无限可能。生命与生命之间的遇合，似乎才刚刚开始呢。

甲辰年冬月去开会，散会时从大楼里出来，寒风直灌脖子，猛然想起一幕场景：十多年前那个冬天，他带我去看话剧，我要得严严实实，从小剧场里出来，披着白蒙蒙的月光，就像走在雪地里，心里清亮如许。或许，“文心”一旦播种，就会衍生无限可能。生命与生命之间的遇合，似乎才刚刚开始呢。

Z 谈薏

来了一句戏文

我的祖母黄靖贤1935年在邹平难产去世了，那时邹平县的生活条件以及医疗条件都是相当匮乏的，如果是在北京，祖母可能会受到很好的照顾和及时救治。

1942年，祖父梁漱溟在桂林和我的继祖母（陈树菱女士）举办结婚典礼。主持人是李济深先生。婚礼上大家也像现在一样，鼓动着让新郎新娘表演节目。祖父竟然端起身架，一个亮相，“唸呀呀呀”有板有眼，有腔有调地清唱了一段京戏“黄天霸”。大家的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，一片叫好与喝彩，谁也没想到的是：他忽然就又来了一句戏文中的道白，朗声念白道：“我——去——也！”旋即一个转身，模仿戏台上的动作“甩了个水袖”，牵着新娘子（我的继祖母）的手——先踱着方步又是一串碎步欢快地出门去了。这引来满堂的喝彩声和一片更热烈的欢笑，婚礼到此结束。

这个事儿本身就很有喜感，当时，祖父给我讲这个婚礼时，他也是情不自禁，满脸笑意，让在一旁认真聆听的我也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大家看看他平常照片，都觉得他看上去噙着嘴，很严肃，竟然还“油”（幽）了一默！可见他是活在自己

Z 文荟

簪花牡丹

我从曹州牡丹园出来，一身芬芳地站在曹州书画院展厅，看明清古画展。看到一幅《东坡簪花图》，就停住了脚步。950年前，杭州的春色正是苏子瞻官服上的颜色，纯净而灿烂，那时的他，才36岁的盛年，就解嘲容颜老去，说自己“人老簪花”而不知羞，这是对青春逝去的感慨还是留恋？想问一下他。

我们能想象他那天的样子，赏花畅饮之后，带着醉意摇摇晃晃走回家，一呼一吸之间，一仄一弯之间，路旁的人们纷纷拉起帘子围观头上簪花，脸上泛着酒晕的他，是看一首酡红的词，还是一则粉红小品？这是何等有趣的场景。主角是他，簪花的苏子瞻。

牡丹在唐宋，产地主要是洛阳、汴梁，到了明清就是曹州了，就像苏子瞻所说“务为新奇以追逐时好者，不可胜纪”。我也是好奇者者，无论对知识还是风俗、自然、艺术乃至美衣美食，一个人是应该追求美的，无论灵魂还是身体。

二十多年前，我在菏泽师专中文系求学，讲授明清文学的是一位老先生，先生喜谈“聊斋”与“红楼”。先生是旧私塾底子，好吟诵，讲课半文半白，翻书就用小手指挑起，一种古雅令我等着迷。他的课我们听得懵懂，却依然佩服得紧，先生说蒲松龄者，山东淄川人也，少负才名，长而嗜奇闻逸事，曾在柳树下设免费茶摊招待南来北往的行人，条件是讲一则故事作为茶钱，到了晚上，这柳泉居士就于灯下记录白日听到的故事。那些鬼狐仙怪之事，成了《聊斋志异》一书。其中《葛巾》一篇，尤为脍炙人口，给菏泽人长脸，面子足有尺半。先生讲到此处，用手比画，一尺半，那脸得多长啊。

先生说，蒲松龄壮年曾游曹州，谷雨时节，见牡丹盛开，心甚爱之。闻有牡丹仙子

Z 跋履

苹果树下

刚下青临高速，天就下起雨来。雨水大，视线像毛玻璃一样模糊，沿着山谷七转八拐一个多小时，汽车进了沂源县石桥乡的关河峪村。再走，停在一座砖桥前。砖桥对面是一户人家，屋墙上的门牌号很醒目，“关河峪19号”，砖桥下面是哗哗的激流，是白色的浪花。小敏告诉我，这就是她的家。

吃过午饭，小敏以及小敏的男友带着我去看奶奶。我问，奶奶住得远不？他俩说，不远，爬上对面的那个山头就到。半小时后，我们爬上山，走进一个院子，院子正中是一棵老苹果树。院子里积着雨水，地面湿滑。小敏喊了两声“奶奶”，西边的饭屋里走出一个老者，清瘦，小脚，个子足有一米七，腰背挺直，像年轻人一样。见到我们，她那个喜啊，脸上立即堆满了笑。我们跟着她进了饭屋，她弯下腰，往灶膛里填了一把柴，就给我们拿板凳。聊了一会，她说饭屋太窄小，就带我们去了她的正屋。正屋有两间，

“我对生活如此认真”

当下，他的生活本身就是“乐”的，是顺着自己心意自然地一个流露。

顺着人性的路

梁漱溟先生最初认为：顺着功利主义的人生思想，自然带来了一种对人类心理的看法。那即是看人们的行动都是有意识的，都是趋利避害的，去苦就乐的。西方经济学家从“欲望”出发以讲经济学，提倡“开明的利己心”，皆本于此。以此眼光，抱此见解，去看世间人们的活动行事，确实也很说得通，解释得过去。既然处处通得过，于是就相信人类果真是这样的了。——此即我对人类心理最初的一种认识。

但是后来，梁漱溟先生又读到孔儒，他说：“就感染一种中和、恬淡、欣乐情味，顿然忘苦，亦忘欲望。当然亦就忘了出世（一心曾想出家的念头），于是我看出来儒家正是从其认识人性而走顺着人性的路，总求其自然通畅，避免任何矫揉造作。”

如此认真地生活

梁漱溟先生说过一句话：我对生活如此认真。这句话引发我们深思——在对待生活、教育乃至人际关系时，如何平衡理

Z 文荟

簪花牡丹

葛巾、玉版，常于月下现身，与文人雅士谈诗论画。蒲松龄于是心发痒，就夜宿花下，冀得一遇，增加小说素材。

是夜，月明如昼，花影斑驳，花香袭人。天地空明，松龄独坐花间，忽闻环佩叮当，香气扑鼻。抬头见二女，一着紫衣，一着白衣，容貌绝世，飘飘然如仙。松龄知为花妖葛巾、玉版，毫无畏惧感，就起身施礼。二女含笑还礼，与松龄谈诗论画，语笑嫣然。

葛巾说：“闻君才高八斗，誉满齐鲁，今日曹州得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松龄谦曰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。”玉版笑曰：“君何必过谦，我等虽为花妖，亦慕人间才子。”松龄遂与二女畅谈，并且还问起崂山那里的牡丹，不觉方既白。

临别，葛巾赠蒲松龄牡丹一朵，曰：“此花可助君文思，愿君笔下生花，传我曹州牡丹之美。”然后飘然而去。

老师讲台一说，我们就像听人说话，传奇故事，花妖与蒲公，都是天地毓秀的精英之物，他们曾在曹州一遇。

听完老师的介绍，就总爱翻过学校东墙，跨过刘庄的菜园去曹州牡丹园转悠。其时早春的冻土尚未松动，老花农赵伯已弓着脊背给牡丹“松绑”。赵伯是赵楼村人，家族从明朝就伺候牡丹，培育出诸多名品，赵伯常年裹着一件靛蓝粗布大褂，手背上裂的口子如牡丹老根，他左手的食指明显缺了半截。

我知道，在讲明清文学的老先生授课时，牡丹园里的赵伯正在侍弄牡丹。先生讲到蒲松龄夜遇葛巾那日，恰逢“青龙卧墨池”初绽芽苞，那上面凝着霜露，就像古代文学老师砚台里新磨的松烟墨。

牡丹很奇，冬天越冷，来年开得越好，“牡丹花要经三九天的冰碴子淬骨，若冬季

Z 跋履

苹果树下

收拾得很干净，地面上摊晒着一些草叶。我以为这是奶奶采来的草药。小敏向我介绍说，那不是药，是树叶。我走近，拿起几片看了看，还真的是树叶。小敏说，这都是奶奶的粮食，都好几十年了，奶奶就以树叶、野草野菜、苹果为食。

听小敏这么说，我很吃惊，这怎么可能啊。就在这时，我看见奶奶点了点头。奶奶说，她喜欢吃草叶。曾有不熟悉奶奶生活习惯的亲戚，给奶奶送来从城里买来的糕点鱼肉，奶奶一律不吃。就是集市上的蔬菜，奶奶也不吃，她不喜欢那些从塑料大棚里长出来的东西。她认为那样的食物不好，不健康。她只吃天生地长的杨树叶、苹果树叶、野菜，以及院子里的苹果。或许因为说到了苹果，奶奶从篮子里拿出苹果给我们吃。我接过一个拳头大小的，尝了一口，甜中带酸，十分清脆。奶奶见我们吃得高兴，她很开心地说，这苹果好吃。

奶奶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在烟台的煤

智与理性的关系。

理智源于客观物理规律，是冷冰冰的事实判断，而理性则是遵循科学规律的同时，注入了温暖的人文关怀。我们教育孩子，喜欢拿手指指着孩子或者直接去阻止他，说：“你不能老玩手机，你不能这么近距离看书，你必须得听我的，不然你的眼睛就坏掉了。”这样的做法看似“理智”，却忽视了最重要的“理性”维度——人文关怀。你没有在意他看书的那种兴奋、快乐的投入感和陶醉的样子。孩子首先感受的就是快乐和幸福感被你打乱打断了，在那个瞬间，他就很痛苦（他才不管眼睛和书的间距以及眼睛的好坏），然后，他马上给你的就是一堆情绪的反应：噙着嘴、翻白眼、扭过头去……你没有关注到他的精神层面，你没有体会到他在当下的内心需求和精神需要。

人的情感是丰富的，当对方沉浸在亢奋的情绪、自我的情感中，你却只是跟他一味地讲“要理智”，大讲什么“科学道理……如此”或是“法律规定……又如何……”那是很难说服他的。

你讲得进去的时候，一定是他冷静的时候、心平气和的时候，他的心安下来定下来的时候。

Z 文荟

簪花牡丹

温度高，或低温时间不足，牡丹可能仅长叶不开花。”赵伯说话时总爱朝着掌心呵气，看他用竹签挑开牡丹蓂芽，一芽一芽地分开，仿佛老郎中在针灸，赵伯枯瘦的手腕却稳得出奇，而且精准。

赵伯是牡丹园里的活传奇。他祖上在正德年间培育出“姚黄”名品，左手断指是救“曹州红”落下的，那年倒春寒，他用体温焐着嫁接处三天三夜，刀刀打滑削去左手的半截食指。后来这株曹州红牡丹开得娇艳，赵伯却说：“花比人韧，断指反倒让我悟了分羹的秘密。”

就在那年暮春，我领父母母亲入牡丹园游览，母亲紧攥着我的袖口，不敢碰“青龙卧墨池”的花瓣，那可是极品，黑牡丹。赵伯突然从花丛中钻出来，靛蓝布褂沾满花粉，咧嘴笑了，缺牙的豁口漏着风，利落地掐断旁边的“姚黄”花茎递给父亲，“老兄弟，牡丹最懂疼人。”

那姚黄的花瓣尚带着赵伯的体温，父亲抬手簪在母亲鬓边，动作熟练如三十年前，他们定亲那日，父亲正是这样将一把曾祖给父亲传家的簪子插在母亲乌发间。

父亲将牡丹别在母亲鬓边时，我分明看见母亲耳垂泛起少女般的绯红，当时母亲驼了半辈子的脊背突然挺直了，我趁机打趣道：“撒狗粮啊。”

风中，母亲耳后的姚黄轻颤，真如当年那个守着绣枕待嫁的姑娘。母亲陪嫁的嫁妆里有对牡丹枕，枕上金线绣着“同心”。那是母亲对爱的憧憬与渴望，一辈子遇到一个对的人多不容易。

那时母亲浑浊的眼珠里映着一朵牡丹，她是否想到了她和父亲定亲时候，那绣着牡丹的枕头突然明亮了呢。

赵伯抽着旱烟看我们笑闹：“牡丹最通

Z 跋履

苹果树下

矿，另一个，也就是小敏的爸爸，在山下承包了三十亩苹果园。山下的儿子挣了钱，要奶奶去山下住，但奶奶不去，给奶奶零花钱，奶奶也很少要。一年到头，奶奶还花不了一百元钱。

小敏拉着奶奶的胳膊说，奶奶很少下山，吃东西特别少。我好奇地问，奶奶做菜不用油？这时，奶奶笑着说，她不吃油，不吃植物油，也不吃猪油，她做草叶菜时，会放上几粒花生。她说花生里的油，就足够了。

我很纳闷，这怎么行呢？这样的食物，怎能保证一个山里老人的健康？望着奶奶，我左看右看，奶奶都特别地有精神，脸上居然还有淡淡的光泽，根本不像九十多岁的老人。当奶奶告诉我，她几十年来，几乎没有生过病时，我的内心是感动，也是震撼。正是奶奶，让古老的健康理念，让素食，让简朴的生活，得以显现。

这个世界会好吗

1918年11月7日，我的曾祖父（梁巨川先生）说要到积水潭彭翼仲先生家小住三五日。正要出门前，恰好遇到才从北大下班、正急匆匆进家门的儿子（我的祖父梁漱溟），他忽然若有所思地问道：“这个世界会好吗？”祖父回答说：“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。”“能好就好啊！”曾祖父说完便慢慢地走出了家门。他一到彭宅就紧闭门窗，彻夜奋笔疾书，他给亲朋写下了遗书，又给世界留下了《敬告世人书》，他呐喊着“国性不存，我生何用？”——曾祖父于10日投净业湖，将身殉道，永别人间。此时距他60岁生日尚有三日。曾祖父投湖前，他是住在彭宅的东旁一处他自购的小屋之内。彭翼仲先生回忆说，曾祖父投湖的前一晚，他看到那间小屋的灯火一直亮着，几近天明才熄灯。

你相信不相信世界是会“向好”的，这是对世界、对人生持“悲观还是乐观”的根本取向和关键心态。若不如是，其人生的“乐”恐怕就无从谈起。对世界是充满“好奇”的，对事情用一个总体乐观的、积极的态度，对生活对生命是热情的，便一定会得到“乐”。

Z 跋履

苹果树下

人性，明朝有个痴书生，把相思血泪浇在花根上，后来那株牡丹开出了同心纹。”

在我们的文化里，牡丹代表富贵，最契合我们的畅想，富贵无极，花好月圆，这是数千年的盛世梦想，也是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激情。

赵伯教我的那句农谚也在风里晃：“冬天冻死虎，来年牡丹出。”那些深埋的牡丹根，在零下十几度的黑甜乡里，默默拆解着春光的方格。寒冷啊，挫折啊，是自然和人生的必有，就像母亲枕着牡丹绣枕说的梦话：“花开那天，地底下全是冰凌的咯噔咯噔化的声音！”

今天又见母亲在翻那有点沧桑的牡丹枕，晨光中那枕头上的金线泛起涟漪：“牡丹会动呢。”她忽然指着枕面惊呼。我凑近细看，原是绣的牡丹处起球了，却蓦地让我想起我曾经写的诗：

激情燃烧什么/什么就是信仰//梦想唤醒什么/什么就蓬勃//女人原谅什么/什么就是真爱//真爱的力量无法言喻/就如一朵牡丹从唐朝穿越当下//我爱什么——在这真情的人间啊/什么就是我一生的追随

窗外，父亲又在埋牡丹根了。七十岁老人蹲踞的姿态，与二十年前花田里的赵伯叠成重影。

如今，我懂得了植物生长的艰难与谦逊，都在赵伯和父亲的身上呈现。前几年，听说赵伯过世那日正是寒露，牡丹园里飘着他惯用的旱烟味儿，出殡时，村里的花农唱着《牡丹令》。花开过，父亲母亲在年轻时也曾灿烂过，现在的身量与那时比矮了许多，却更像牡丹，把根系在故乡扎得更深了，一辈子奉献给脚下的土地，芬芳了这土地，最后再还给泥土。

Z 跋履

苹果树下

吃过苹果，我们出了正屋，参观奶奶的院子。从院子往东，是一片苹果园，往东北是个山坳，山坳里有水，名为栗子园水库。正北是大山，山上有樱桃园，往西也是苹果园，往南是山谷和小河。奶奶说，这院子是老院子，抗日战争的时候，她就在这住着。那时，四周有土墙，人们在土墙上架了土炮、土枪。如今，土墙早就坍塌了，只剩下半米高的土墙根。就在奶奶的院子前，还有几户人家。小敏说，那都是像奶奶一样的老人，年轻人都到山下去了，只有老人不愿离开，还在山顶上。

临走时，天已放晴，奶奶执意要送我们下山，我们不同意，小敏的男友把奶奶的篱笆门掩上。奶奶站在院子里向我们挥手。这时，但见一道明亮的阳光，打在奶奶身上。回头再望，站在阳光里的奶奶，是多么神奇，多么不可思议。

奶奶，或许就是传说中的“老神仙”。

